

我們相愛在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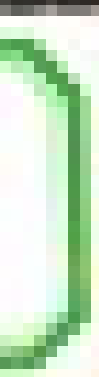
斯 梯 著



我們相愛在明天

陳國治

（香港中文大學）



我們相愛在明天

〔法〕斯 梯 著

張 倩 嫻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André Stil

Nous nous aimerons demain

本书根据 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
Paris, 1957 年版本译出

我們相爱在明天

原著者 [法] 斯 梯
翻譯者 張 倩 姻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34 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32 1/32 印张：5 5/8 字数：100,000

1966 年 3 月第 1 版

196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438

定价：(九) 0.50 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肮脏战争”的小说。作者通过一个青年工人的遭遇来说明阿尔及利亚战争给法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苦恼。

雷蒙原来是一个朝气蓬勃、天真烂漫的青年工人，自从他从阿尔及利亚回来后，就变得非常消沉，终日闷闷不乐。法国殖民主义者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残酷镇压给雷蒙留下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关于这个“肮脏战争”的回忆，象梦魇似的纠缠着他，在精神上折磨着他。他彷徨，失望，痛苦，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他很爱安妮，但是因为战争没有结束，他的兵役还没有满，所以不敢和安妮结婚。他整天萎靡不振的态度，反映了当前法国青年一代因为殖民战争而感到痛苦愤懑的普遍现象。

第一 部



“你啊！我随时都可以把你弄到手！”他嘴里讲的和他心里想的并不完全一样。一个人从来不把他自己想要说的话和盘托出，但他讲的和他想却差不了多少。即使一个人说出他本不愿意透露的话，但讲的也往往就是他所想的。

今天，他若想不起说这句话的当时情景，那才不合情理呢！

人们受到这个地方的影响。在这变化无穷的地方，太阳老是在云彩中间穿来穿去，往往太阳被遮得只剩下一道光圈。即使在晴朗明媚的日子里也难免在天空某一角上出现一朵白云，它的影子在田野上移动。影子的轮廓是那般的清楚、分明、飞得又是那般的快……太阳从云端里钻出来。这里的太阳仿佛一天要升起无数次。在一望无际的土地上，一眼看去只见到太阳，黑魆魆的平坦大地沐浴在阳光中。然而与此同时，怒吼的狂风总是席卷着整个天空，一片绿油油的麦子被吹得时而闪闪发亮，时而暗淡无光。大地比别处显得更加安稳。此处有如瀑布的深潭似的，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地方。这里的人对往事是不会遗忘的。

五年过去了，虽然这五年里，一个人的变化很快，但是

这句话对雷蒙来说却仍旧是重要的。

说实话，是因为安妮的关系，这句话才显得如此重要。雷蒙是早已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后来，经安妮的提醒——几个月以前她提醒他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在什么情况下他讲过这句话——他从那些过去认为不值记忆的事情中苦心搜索，终于才想起来。于是马上就羞得他满脸通红。

只有她一人把这句话记了五年之久，真可以这样说：牢记心头。

后来，在犹如今天这样的一天，正当生活面临着转折点的一天，雷蒙仿佛觉得这句话，也恰是这句话把他五年来的生活截然划分成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四九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在一家电影院场次间的休息时，在挤来挤去的人群中，有两股人流汇合在电影院的白色的大楼梯上。一股是从里面涌出来的人，人数越来越少，另外一股是跑进去的人群。不一会儿，进去的人毫不留情地挡住了那些早该出场的人们的去路。这些人，与其这样硬顶着挤出去，不如等一散场早走一步，不也是一样吗！……从楼上走下来的人群中，最后几个是雷蒙“一伙”的人，当时主要有：彭朋和馬索。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五岁。走上楼的人群中，有安妮和另外两个女孩。这些男孩出来得这样晚，无疑是为了等女孩们进场后再走。他们是想从中讨点便宜。

“啊！我的天，今天你可漂亮哩！”小彭朋对其中的一个

女孩說。

現在，大家已經面對面了。

“唉！別動手動腳！別動我的圍巾，要不，我就給你一個耳光，瞧着吧！”

在移動的人群中，他們和女孩子混在一起。只要一逗那些女孩子，他們的兩隻腿就有一種奇怪的感覺。連自己也不知道嘴里在講些什麼。

“喂！彭朋，果然不錯，她是漂亮！你說對嗎？”雷蒙問道。他一面說一面仰著頭大笑，一切都使他好笑，莫名其妙地笑。

“她漂亮，也許是吧！……但是你沒有那個福氣！”安妮瞧著雷蒙插嘴道。

“你啊！我隨時都可以把你弄到手！”雷蒙回答。這時人群把他和安妮隔遠了。

話剛說完，站在樓梯最後兩級上的他，忽然覺得腳下有些不對勁，身子一晃，趕忙靠到牆壁上去，牆上挂著一塊舊木板，上面用圖釘釘著一幅招貼畫。畫面已經破爛了，落在他肩上的那一塊正好是滿面笑容的麗泰·海華絲。他應該記得的就只是這個。

第二個階段：一九五三年。斯達德咖啡館象一家托辣斯一樣包攬一切，行行色色的玩意兒應有盡有。

從前這是單獨的一家咖啡館。現在它已成為“斯達德足球隊”的活動場所了。這個變化可不簡單。特別是在

寒的冬天，看台下面的更衣室冷得要命的时候，这家咖啡馆就把自己的厨房和洗衣房让出来供足球队用。把厨房让给客队，洗衣房则留给自己队员用——这点礼貌人人懂得。球赛一结束，里面乱得够受的。厨房周围到处溶化着那些被球鞋带进来的白雪。短袜，绑带，护膝，维波带^①都放在那里，琳琅满目地挂在椅背上、椅子的横档上、缝纫机的箱子上、橱门的顶上，到处都是，并且到处都在冒气。这桩买卖是值得做的。

咖啡馆里有一架大唱机，那是这样的一架唱机，唱片和机器都罩在玻璃里。此外，还有一台“桌上考而夫”，里面的弹子在小洞和弹簧之间跳动，照亮着小灯泡和号码；唱机和桌上考而夫人們都不知道叫什么好，因为它们都是美国名堂。此外，还有一台手摇球。

这家咖啡馆^②还附设一間弹子房，里面有两張弹子台。从这里穿过去，经过一个四周搭着凉棚的院子，就到“舞厅”了。这是一間用木板盖成的大房子。地板打了蜡，牆上刷着一层波浪般的纤维水泥。这里，除了星期日，其他的日子都是用来赛鸽子的。大家带着一篮篮的鸽子来参加比赛。因此，屋子里有这样一个角落，跳起舞来，脚下就觉得有些

① 维波(Alfred Louis Velpeau)，是法国十八世纪末的一位外科医生。他发明了一种防止骨头折断的带子，所以后人为了纪念他，把这种带子叫做维波带。

② 法国的咖啡馆不仅卖咖啡而且还卖酒，附设舞厅、弹子房等，人们可以去参加各种比赛和有奖游戏。

高低不平，原来这是落在打蜡地板上的鸽粪干屑。每逢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另外騰出一間打紙牌的房間。星期日，餐室不开放，但是，有人要想吃饭还可以到家庭食堂去安安静静地饱餐一顿。

斯达德咖啡馆各方面的利用率是很高的。

雷蒙呆在彈子房的时间，比在舞厅的时间多。自从当了“斯达德足球队”的守門以后，他就不大愿意把时间消磨在星期天的舞会上，而选择了一些较为文静的活动。彈子房的兩扇大門都是直通咖啡室的，里面的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看得见。人們在这里可以安安静静地享受自己胜利的滋味，或者碰到运气不佳时也可以自我安慰，可以把乐趣延长下去。雷蒙虽然并不比别人格外引人注目，但是有他一定的地位。在他参加“阿特来狄克球队”以前，队里的防守力量很薄弱。加在他身上的“守門員”这个称号，加重了他的担子。人人都知道，半数队员都在厂里工作。因此，他们一到哪里，仿佛就把那些工厂的惊人的威力和声望也带到哪里。当啦啦队看到他们第一次向对方陣地猛攻时，他们就感到球员们象一阵风似的从他们身边奔过去。开头他们总是好半天开不出口来，犹如呼吸中断了一样。但可惜得很，有时，对方一反攻，整个局面就转变了。防守的力量簡直象一个漏斗一样擋不住球。

雷蒙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守門員，不过还說得过去，能够守門。可以說，总算在球門口还有那么一个人就算了。在啦啦队员的眼中，球門是一道險要的关口，即使用一个

易如反掌之力救出的球也算是一个丰功伟绩。每逢赛球的晚上，雷蒙必须不止一次地谢绝喝酒。就是光喝水，也要有一个限度，怎么能够满足大家的要求呢？对一个啦啦队员来说，请球员喝一杯酒是一件其乐无比的事。何况，雷蒙又从来不会叫人家扫兴。于是左一杯右一杯地干杯，有时他喝了一肚子的维特尔酒，喝得每隔半小时就要撒一次尿。有时为了换换花样，也来一杯白酒或红酒。雷蒙装出一副保护人、鉴赏家和顾问的神情让别人拍着他的肩膀。他知道那个同他一起碰过杯的人。单单因为跟他碰过杯，就觉得自己的肩膀也宽了一些，大腿的劲头也大了一些。只要看他一眼就明白了。晚上回去，他一定会在他老婆面前吹牛说：“我同小雷蒙喝了一杯，告诉你，在目前来讲，他是一个顶了不起的守门员。”

说实话，星期日雷蒙到斯达德咖啡馆去玩，并不完全是为了炫耀自己，他还喜欢欣赏那些打弹子的人，默不作声地绕着台子转来转去，可以观察那些一面跑着、笑着、叫嚷着，一面从舞厅里进进出出的人；此外，还因为安妮在那里。邻近的一张弹子台有时也用来架起乒乓台。再说，在这里还可以聊聊天，这也是平时没法做到的。

那放着弹子台的地方，并不一定要非常平坦不可。咖啡馆的地面下沉了，因为下面有一口矿井。遇到弹子台放不平的时候，要不是请两三个人把台子移动一下，就得把不平的角落垫高。如果“独眼龙”在场，这倒是请他露一手的好借口。好象他本人专门等待这个机会的到来似的。“独

“独眼龙”是附近一个屠夫。也只有星期日晚上他才到咖啡馆来露面，而且始終穿着那件藍白条子的粗布短外套。他身高二公尺左右，有一只玻璃假眼，那只眼睛真叫人猜不透他在想什么，是在开玩笑呢，还是一本正經地在講話，是真的生气还是假生气……这个“独眼龙”，一个人就可以把彈子台搬起来。他站到台子下面，弯下腰，背貼着台子，把台子一扛就扛起来。可笑的是他的那只眼睛，一动也不动，两眼对照，那只真眼显得更加灵活了。它轉个不停就象一只关在籠子里的野兽一样。当“独眼龙”用出全身力气的时候，那只眼睛好象在为他搜集渾身的力量。在他站起来用两只膀子撑着台子的时候，样子好象要扫視大家一遍。总而言之，給人以一种力大无比的感觉。高举起来的台子的吱吱作响声恰恰說明了什么叫作对一个人的身体的考驗，除了“独眼龙”以外还没有人敢于尝试这种考驗。除非是一个已經失去气力的醉汉或者是一些淘气的小孩子利用跳舞間息的时间去假装搬一搬那張台子来取笑。糟糕的是“独眼龙”一干起来总是沒有个完。特別是一杯酒下肚，劲头就更大了，他总想露了再露。在这种时候，要想把他从彈子台旁拉开是絕對办不到的。誰也不敢过于触犯他，这也是因为他的那只玻璃眼珠的緣故。这只眼睛看了令人有些害怕。不敢面对面地看他，害怕的心理就是这样来的……有一天，他把台子扛了四五次，每次都把它移动一点，他又弯下腰去重新把台子移动一些。雷蒙认为这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自己也可以做。于是他把“独眼龙”推开，自己接过彈子台。这一下他

可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本来他想照平时那样叫两三个人来一起把台子搬回原处，但是誰也不出来……他真的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不愿表現可笑的样子，便試了一下，覺得还行，可以扛得动。“独眼龙”看到这个，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惶之余連脾气也发不出来了。但是，糟糕的是雷蒙試了以后，其他許多人的胆子也都大了起来。当天晚上就有两个人当着“独眼龙”的面扛起了台子。以后，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有人把台子扛起来，直到有一天咖啡館的老板出来干涉才停止，他大声嚷着說：“太不成話了，彈子台可不是这样玩的……”这时，“独眼龙”已經不到那家咖啡館去了。他也没有到別家去，而是一个人蹲在家里不出門。世界上沒有任何現象，会象他的那副凶恶的外表那样使人上当的。他是一个十足的好人，不过他有些悶悶不乐，特别是因为他老婆死了。他的妻子是患了无法医治的癌症才死去的。

一个十八岁的青年看事情是不会往坏处想的，即使遇到一件坏事，他也不会理会到。有一天，有一个人說：“大概有人侮辱了‘独眼龙’。”这句话是当着雷蒙的面說的。他便回答說：“人們在生活里，应该实事求是，你如果想干你办不到的事，那就得产生事故！”

雷蒙虽想把自己对安妮的爱情隱藏起来，但是安妮这个人总还是在斯达德咖啡館里。每逢星期天安妮看完下午的一场电影以后总是要到舞厅里去兜一圈。不过很少超过一小时，她老是在天黑以前赶回家。她住得相当远，家在巧

克力厂附近。但是在这一小时里她有舞必跳。已经有五六个人等在那里准备找她跳了。如果雷蒙一晚上只跳两三次,其中必定有一次是和安妮跳的,另外两次不过是凑凑热闹罢了;每次,只要安妮一走,他就不再跳了,这一点,他自己还没感觉到,可是别人早已看出来来了。

事实上,当他向往将来的时候,从来没有忘掉安妮。他一直想着未来的安妮。即使她近在咫尺,就在离雷蒙两步路的地方站着,她仍是一个属于未来的人。如今,未来和目前的距离越来越近了。仿佛一只小鸟快要和它的影子合在一起了。雷蒙对生活从来没有发生过丝毫怀疑。他很有把握,他和安妮的关系已经肯定了,不仅是他在认为安妮真有其人而且是活生生的一个人的时候满怀信心,甚至在认为安妮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人的人的时候,他也信心十足。安妮和雷蒙同年,也是十八岁,但是女孩子在这方面要比男孩子早熟两年。有一天,她和一个陌生人连跳了三次舞,这个人至少有二十来岁,她大概本来不好意思拒绝他的,可是她现在却和那陌生人有说有笑起来。雷蒙立刻放下弹子,他象平时一样跑去邀安妮跳舞。

“今天你说话很少嘛!”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是的,我在想别的事。”

“你难道为了想别的事才来找我跳舞吗?”

雷蒙瞧她一眼,她的个子正好齐雷蒙的肩膀。雷蒙打量安妮的那副神气就象一个人在赛跑前摆出的一副准备起跑的姿势。

“如果那件別的事指的就是你，怎麼樣？”

安妮默不作聲。

他們從跳完第一次舞，一直到跳第二次舞時，都沒有再講過一句話。那時連着跳兩次舞已經成了一種風氣。彭朋說這倒象參加鄉一級的選舉大會。^①

彼此既非有仇，何況這個緘默並沒有絲毫惡意，所以，他們有時也互相看一眼，微微一笑，那是一個有所期待的微笑。

舞罷，安妮在他的懷抱里繼續停留了片刻，這時，他們既不跳舞又無音樂可听，什麼都沒有。

“你還沒有對我講你究竟怎麼啦？”

他拉着安妮的手，陪她到座位上去。

“要是下次你再來請我跳舞，我就不跟你講話了。”

說完，她滿臉通紅。為了不叫別人看見她那副神氣，她便放聲大笑，撒開手就跑。

“唉！你啊！怎麼搞的？你怎麼跳上癮了？”

她覺得他說的不是真心話，是瞎話！

雷蒙沒有走好遠，為的是等音樂聲一响他就可以第一個從座位上跑過去，即使萬一她和別人已約好了，這樣做也不至於惹出是非來的。

① 法國鄉一級的選舉是分兩次進行的，都是在星期日。第一個星期日，選候選人如果選票沒有達到絕對多數，改在下一個星期日再進行第二次選舉。